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古史辨自序

下册

顾颉刚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史辨自序:全2册/顾颉刚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
ISBN 978-7-100-15258-7

I. ①古… II. ①顾… III. ①史评—中国—古代 IV. 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9053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

古史辨自序

(全2册)

顾颉刚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258-7

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63¼

定价:288.00元

下册目录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451
一、五行说的起源	451
二、驺衍的略史及其时代	458
三、驺衍的五德终始说	465
四、秦的符应及始皇的改制	471
五、汉为水德或土德的争辨	477
六、汉武帝的改制及三统说的发生	483
七、《世经》的出现	497
八、《世经》以前的古史系统	502
九、汉帝应让国说及再受命说	512
一〇、五行相生说	531
一一、汉为火德说及秦为金德说	539
一二、汉为尧后说	547
一三、王莽自大司马做到皇帝的经历	557
一四、今古文问题	573
一五、《春秋左氏传》著作时代的各家说	587
一六、王莽的《自本》	604
一七、“炎帝神农氏”	611
一八、“全史五德终始表”的三个难题	614

一九、夏商周的新德及秦的闰统问题	616
二〇、“少昊金天氏”	620
二一、“太昊伏羲氏”	630
二二、“全史五德终始表”的定本	633
二三、对于《世经》的评判	635
二四、王莽的受禅及其改制	647
跋 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664
附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670
一、五帝之传说	674
二、五行相胜及五行相生	676
三、汉为火德及尧后	677
昆仑传说和美戎文化	684
一、引言	684
二、三千多年来的羌戎	689
三、《山海经》中的昆仑区	780
四、《庄子》和《楚辞》中的昆仑	836
五、《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中的昆仑	875
六、《禹贡》中的昆仑	895
七、昆仑和河源的实定	909
八、邹衍以后的世界观——神州和昆仑	919
九、《水经》中的河源	935
一〇、酒泉昆仑的实定	940
原编者后记	953
顾颉刚先生学术年表	王煦华 954
顾颉刚在古史考辨方面的贡献	王煦华 985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一、五行说的起源

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它在经典上的根据,为《尚书》的《甘誓》和《洪范》。这两篇中,都有“五行”字样,而《洪范》讲“水、火、木、金、土”的性质尤为显明。《甘誓》说是夏书,《洪范》说是商书;自有《书序》之后成为周书。夏、商之书既称引它,那么,它的起源当在夏、商之前了。所以《史记·历书》中就说:

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

自有此记载,而五行遂确定为黄帝所建立。大家对于这一说,毫不发生问题。直至七年前,梁任公先生作《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东方杂志》二十卷十号。始对于这个向来信守的五行起源说有所怀疑;但他仍以为这一个名词是本来有的,不过到了战国时被人加上新的解释而已。所以这文的结论,是:

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

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

此论既出,驳者甚多。四年之后,他的弟子刘节先生又作《洪范疏证》,《东方杂志》二十五卷二号。证明《洪范》一篇出于战国之末,其中所载的五行之说即是战国时驸衍一辈人的学说,比了任公先生承认《洪范》是箕子的话但无神秘色彩的更进一步。此说出后,不闻驳论。是不是我国的学术界已经把这个结论默认了呢?

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十分赞成刘先生的。我以为五行之说如果真是黄帝传到夏、商,夏、商传到秦、汉,则五行思想早已有了强固的基础,孔、孟、老、庄们著书立说,纵然不积极提倡,也必于无意中流露出一些以五行为信条的时代色彩。即使他们不但不愿提倡,而且有意打破这个社会信条,则更当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加以攻击。我们看,汉儒生在以阴阳五行为信条的社会里,便没有不受阴阳五行说的浸润的,阴阳五行即是他们的思想的规律。到了魏、晋,玄学起来了,王弼们就对于这些术数公然攻击了,把术数的大本营的《周易》也讲成非术数了。可见在一种时代意识之下,无论什么人对于它都脱离不了关系:普通人无思无虑,只有全盘承受;聪明的人或把它说得更精密些,或用了自己的见解改变它的面目,或则不满意它而起作反抗的运动。假使五行之说早从黄帝时传下来,则到商、周时已有久远的历史,早该起了巨大的影响,为什么我们在商代的甲骨文字里找不到它的痕迹呢?为什么我们在东、西周的文籍《尚书》、《周易》、《诗经》等。里,除了《甘誓》和《洪范》之外,也找不到它的痕迹呢?为什么我们在诸子书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里也找不到它的痕迹呢?黄帝传了下来,经历夏、

商、周不曾发生影响，而一到秦、汉便在社会上大活动起来，这是什么道理？

如果有人驳我，说：《尚书》中《甘誓》和《洪范》既说到五行，是五行之说在夏、商的文籍里已有征了。《墨子》书中有“五行无常胜”及“帝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的话，是五行之说在诸子书中又有征了。为什么你说从黄帝至商、周不发生影响呢？我说，《洪范》为伪书，刘先生文中已讲明了。《甘誓》这一篇，记与有扈战于甘的事，但这一件事，《墨子》以为禹，《书序》以为启，《吕氏春秋·先己篇》又以为是夏后相，可见这事在秦、汉间还是一种没有凝固的传说。至文中所云“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与三正对举，简直是汉人的易服色，改正朔的论调。试问夏为寅正，商才改用丑正，周才改用子正，无论伐有扈的是谁，总是夏王，那时尚没有商、周二正，他的誓师文中怎么已说了“三正”呢？就算照了董仲舒们的曲解，说建寅、建丑、建子三种历法是夏以前本来有的，夏、商、周三代不过顺了三统的次序循环沿用，但是夏王用的只是寅正，有扈氏如有不奉正朔之罪也只能讨伐他的怠弃寅正，怎能说“怠弃三正”而强迫他连过去及未来的丑正、子正也一齐奉守了呢？所以这种不合理的话实在使人看了好笑，前代的经师无论怎么样替它圆谎总是圆不拢的。

《甘誓》始引于《墨子》，我们只能把它与《墨子》看成同时代的东西。《墨子》这部书是什么时候著作的呢？我以为不是在战国末，便是在西汉初。第一，它里边称“子墨子曰”，足见是墨子后学者所作而非墨子自作。第二，自《尚贤》、《尚同》至《非乐》、《非命》，皆为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俞樾以为是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后人合以成书，见《墨子间诂序》。这个假设很

可信,故《墨子》一书自当在“墨分为三”之后。第三,书有篇题是很后的事,自《诗经》以至《论语》、《孟子》,皆摘篇首数字为题,直至《荀子》始立了题目做文章;《墨子》亦然,足见此书不能出于《荀子》以前。第四,墨家的衰息由于汉景、武时的诛杀游侠,今所传的《墨子》书是从《七略》著录的本子传下来的,是墨家绝了之后的一个本子;章学诚《言公篇》说古人书无私著,为某家之学者往往附衍其说于某家的书的后面,这是一个很精确的观察;今所传的《墨子》书出于汉代,其中有些汉代人所附衍的东西也无足怪。有此四个理由,故吾以为墨子中有几处说到“五行”,并不是在墨子生时已有此说,乃是因为《墨子》的书没有凝固,而战国之末五行说很风行,至汉更盛,那时的墨学者便把这时代思潮掺入《墨子》中去了。

综上所述,《甘誓》、《洪范》、《墨子》们在传说中的著作时代与实际的著作时代俱不相应。它们虽都说到五行,但都不足为五行说起源甚早之证。

此外,在《国语》和《左传》中,也屡见“五行”字样。如:

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国语·鲁语》上,记臧文仲语。

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二十五年》,记子太叔语。

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昭三十二年,记史墨语。

似乎是春秋时人也常用这一个名词。但《国语》和《左传》实出于战国时人的撰述,又加以汉人的窜乱,性质复杂,有待于我们的分析者正多,决不能径看作春秋时代的史料。我们只该存疑。然则,五行说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呢?最可依据的材料还得算《荀子》的

《非十二子篇》。其文云：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瞽儒嚅嚅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段话的是非先不必讲，至少它已告给我们几件事情：（一）在荀子时已有五行之说了；（二）从荀子眼光看来，这五行说是案了往旧之文或传闻。杜造出来的，其说甚僻违，甚幽隐，甚闭约；（三）这班人造了五行说之后，骗人道，这是真正的孔子和子游的话；一般的俗儒就受而传之了。

所可怪的，他说五行说是子思所倡，孟轲所和。子思书虽不传，不知其果倡是说与否，但孟子的书具在，哪有一丝一毫的五行气息？荀子这样说，不是错怪了他吗？这个疑案，我以为可用《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中所记驺衍的事实来解决：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

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这一段文字也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一)驺衍因为一班王公大人淫侈而不尚德,以致不能施及黎庶,故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不经之说,使得他们听了惧而修德;(二)他的历史学说有两种:其一,从黄帝推上去,推到天地未生;其二,从天地剖判以来到当世,用了五德转移之说,说明各代的符应及其为治之宜。这两种学说,如果我们代他定个名目:前者应名为“宝塔式的历史观”,后者应名为“螺旋式的历史观”。他的书有十余万言之多,实为战国时一大著作。

在这一段里,“阴阳消息”的字样出现了,“五德转移”的字样也出现了。驺衍是荀子以前人,他的学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他的学说是以阴阳五行作基础的,他的学说是“滥”,是“怪迂”,是“闳大不经”,有类于“僻违”、“幽隐”、“闭约”的,为什么《非十二子》篇里不一提他的名字呢?

我很疑驺衍亦儒家。他的学说归本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此其一。《〈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驺衍论“辩”一节,适之先生以为完全是儒家的口吻,与荀子论辩的话相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页三六〇。此其二。《史记》以他与孟子、荀卿合传,此其三。西汉儒者如董仲舒、刘向等的学说与他极相像,此其四。

如果这个推论不错,我敢作一假设:《非十二子》中所骂的子思、孟轲即是驺衍的传误,五行说当即驺衍所造。战国时,邹与鲁接壤,邹与鲁又并包于齐。邹、鲁之间为儒学中心,故《庄子·天下篇》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的话。鲁学风被于齐,齐遂成为儒学大支,故西汉立学,

《诗》有《鲁诗》，又有《齐诗》，《论语》有《鲁论语》，又有《齐论语》。我们研究战国文化，当把鲁、邹、齐三国看作一个集团。孟子是驺人。驺衍以驺为氏，当也是驺人。《史记》上写他为齐人，或他由驺迁齐，或他以驺人久居于齐，故有此说，均未可知。《史记》言“驺衍后孟子”，或驺衍闻孟子之风而悦之，刺取其说以立自己的主张，观其言仁义、言六亲可知。不过那时的齐国人说话是很浪漫的，《孟子》上有“齐东野语”，《庄子》上有“齐谐”，《史记》上有“燕、齐海上之方士”。驺衍是齐彩色的儒家，他把儒家的仁义加上齐国的怪诞，遂成了这一个新学派。给人传说，即以驺衍之说为孟子之说，因以驺衍的五行说为孟子的五行说。又因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说。遂又以孟子的五行说为子思的五行说。于是荀子遂有“子思倡之，孟轲和之”的话。此等事情，在现在看来固然荀子太糊涂，或者可说荀子必不至这样糊涂；但在当时，则口说之力甚强而笔札之用颇弱，孟子与驺衍因地方的接近和思想的一部分类同，因而在传说中误合为一，也是很可能的。

以上的话是本篇的引论，只希望把“五行说起于战国的后期”，“驺衍是始创五行说的人”这两个意思略略说明。但驺衍的书既无传，五行说的材料又太少，我不敢确实断说五行说必是战国后期起的。我以为零碎的五行思想是久已有的，但或少于五数，如秦国有白、青、黄、赤四帝之祠。或多于五数，如《左传·文七年》，却缺引《夏书》，释之曰：“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并不曾有严整的五行系统。《非十二子》中既说“案往旧造说”，则一方面是“按旧”，一方面是“造说”可知。驺衍凭借了往旧的五行思想，即古代人把宇宙事物分类的思想。自己造出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五行说，用之于历史上，说明历代的符应及其为治之宜，这是很可能的事。所以五行思想的起源，我们虽不能知道，而五行学说的起源则我们不妨作此假设。

以下的文字,专讨论驺衍的五德转移说及其在政治上和历史上所发生的影响。

二、驺衍的略史及其时代

驺衍的事实,除了《史记》之外竟很不易找到,《史记》记他的事又十分错乱。《孟子荀卿列传》道:

驺衍,后孟子。……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

《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

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

又《魏世家》云:

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驺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

又《燕召公世家》云：

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驺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策一》语略同。

又《平原君虞卿列传》云：

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驺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

《史记集解》于此条下引刘向《别录》云：

齐使驺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驺子。驺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杼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设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坐皆称善。

是驺衍曾与梁惠王、燕昭王、赵平原君发生过宾主的关系。适之先

生驳之云：

这几句话很不可靠。平原君死于西历前二五一年，梁惠王死于前三一九年，此据《纪年》；若据《史记》，则在前三三五年。梁惠王死时，平原君还没有生呢。《平原君传》说驺衍过赵，在信陵君破秦存赵之后，前二五七年。那时梁惠王已死六十二年，若依《史记》则那时惠王已死了七十八年。燕昭王已死二十二年了。《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也有驺衍过赵见平原君及公孙龙一段，那一段似乎不是假造的。依此看来，驺衍大概与公孙龙同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页三五六。

读了这一段话，可知驺衍与燕昭王尚可并世，而与梁惠王则必不能相及。所以致误之故，我以为也和《荀子》书中致误的原因一样：驺衍和孟轲两个人，因籍贯的相近和学说的一部分相同，给人弄糊涂了。驺衍的五行说可以算做孟轲的，孟轲见梁惠王的故事也就算做驺衍的了。

燕昭王立于公元前三一一年，信陵君破秦存赵在前二五七年，两事相距五十四年，似乎驺衍在社会上活动的时间不会这样长久。我们姑且假定他游燕的时候不是在昭王初立时吧。如此，他的著书立说的时代当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前半世纪。

在这半世纪中，战国的时势有没有重要的变动？有的，是帝制运动。战国时的国君，老想升级。晋之三家，齐之田氏，本来是世卿，到公元前四〇三—三八六年，先后列为诸侯了。秦、宋本来是诸侯，齐、韩、魏、赵是刚由世卿升作诸侯的，因为他们的国势驾于一般诸侯之上，到公元前三三四—三一八年，先后称王了。在这些

国家之中，有的国势日益发展，又驾于诸王之上了，又想升级了。人世上的位号，到了王已经登峰造极。现在再想升级，有什么更高的位号呢？有的，是上帝的帝。于是这特别强盛的国便要自称为帝以压抑诸王而有以下的事情发生：

（一）秦昭王十九年前二八八。十月，秦昭王自为西帝，而使魏冉至齐，致东帝于齐湣王。不久，苏代自燕入齐，劝湣王除帝号，使天下爱齐而憎秦。湣王从之，复为王。十二月，秦亦复为王。见《战国策·齐策四》及《史记·秦本纪》、《田敬仲完世家》、《六国表》。

（二）燕昭王二十六年，前二八六。齐湣王灭宋。苏代遗燕昭王书，劝昭王说秦，以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立为三帝以令诸侯：韩、魏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昭王善其书，召苏代，与谋伐齐。二十八年，前二八四。竟破齐，湣王出走。《燕策一》及《六国表》。

（三）赵孝成王九年，前二五七。秦围赵邯郸。魏王使辛垣衍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以齐故。今齐〔视〕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必非贪邯郸，其意欲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鲁仲连适游赵，劝止之。会魏公子无忌救赵击秦，秦军引而去。见《赵策三》及《史记·鲁仲连列传》。

这三件事相距不过三十一年，都在秦昭王的世里。当昭王初年，齐国甚强，故昭王自欲为帝，犹必以东帝送给齐湣王。除齐之外，燕、赵亦均不弱，故苏代劝燕伐齐，即以北帝欲动燕王，而欲他以中帝送给赵，以西帝送给秦。到昭王晚年，秦为惟一的强国了，故昭王伐赵，求为帝；而魏王亦劝赵尊秦为帝。在那时，不必把帝分成东西中北了，寰宇之中只能有一个帝了。

在西元前三世纪的前半世纪中,帝制运动是一件最大的事,因为帝制定了,就立刻开展一个新局面了。我很疑心五帝之说,《帝典》之文,都是在这个时代中应时而生的;此事说来话长,暂且按下。

驺衍的时代,正是帝制运动的时代。驺衍的居地,正是东帝齐。和拟议中的北帝燕。的国家。驺衍的思想,则是讲仁义礼乐的鲁文化和夸诞不经的齐文化的混合物。有了这三种环境,于是五德终始说就产生了!五德终始说没有别的作用,只在说明如何才可有真命天子出来,真命天子的根据是些什么。至驺衍创立此种学说的用意,或在警诫当时国君,以为如果没有真命天子的根据时切不可存着干求天位的非分妄想,也未可知。

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命定论,自是儒家承受传统思想,重视天命的结果。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汤誓》。说“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究竟两方面的话还是抽象的。惟有五德终始说,却是一种极具体的天命的律法。要是这一说在墨子的世里已存在,那么,《非命篇》中一定大驳而特驳了。现在没有,足见这是驺衍凭空想出来的。

他的学说,除了这最有名的五德终始说外,还有“大九州说”也曾发生过大影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